

中国乡村时间民俗的变迁

——以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川底下村为例

王鹤¹

摘要

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川底下村距京 90 公里，村域面积为 5.33 平方公里，其建筑主要以保存完整的明清四合院，三合院为主，在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该村于 2001 年 4 月被评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于 2003 年 9 月被列为北京市第二批历史文化保护区，于 2003 年 12 月被国家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定为第一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成为斋堂镇发展乡村旅游业的一块金招牌，吸引了大量的中外游客前来参观。可以说，该村从一个原本以种地为主，靠天吃饭的农业型自然古村落成功转型成为一个以乡村旅游业为主，农副产品为副的旅游村。在此背景下，随着乡村旅游业的不断深入发展，并通过笔者自 2007 年 4 月至 2008 年 2 月在该村的田野调查，深刻感受到该村悄然却显著的发生着各种变化。其中，本文仅就川底下村的时间民俗在乡村旅游业兴起前和兴起后的变化进行了阐述，通过比较该村村民与居住在镇上的人们在时间民俗方面的历史差异，以及分析调研获得的事例，从而得出两个结论，即尽管该村大多数的村民们已改为从事旅游业，但也不能使村民们废除一些传统的时间旧俗，同时，在该村出现的一些时间民俗的新现象，对改善，丰富村民生活，缩小城乡差别等，具有重大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时间民俗、乡村旅游业、川底下村

I. 序言

“我们每天都必须面对的，每天都无法回避的体验，其实有太多的方面都与‘时间’，与我们的时间观念和我们社会已经形成的时间框架息息相关。在我看来，像人类学和民俗学这样的学科，正好应该从这些并不怎么起眼但又寻常可见的事实和现象出发，去寻求对于社会及文化的根本原理的理解和揭示。‘时间’正是非常适合于我们这样来考虑的重要课题之一。”²

笔者在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川底下村进行田野调查中，深感该村与时间有关的民俗确

实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非常有意义的重要课题。

II. 村与镇在时间民俗方面的历史差异

斋堂镇曾经一直以盛产“黑白”两矿，即煤炭与白石灰为支柱产业，这种产业结构在辽，金之前就已形成，至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然而，隶属于斋堂镇的川底下村地下却并没有这两种矿产资源，所以只能靠种地收粮维持生计。这样一来，尽管斋堂镇里与川底下村相距不过十几里路，但是截然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节奏在时间民俗方面造就了二者之间诸多的明显差异，其具体表现如下所述。

1. 观念差异

从民国初期开始，斋堂镇的“黑白”两矿逐步实现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按企业管理模式运行。从此，不仅矿工们几点下井，几点上井，每天工作几个小时，每月哪天上班，哪天休息，每月休息几天等，都有了明确的规定，而且运输矿石的车辆几日几时来，几日几时走，也都按约定好的日期进行。这使得在矿井工作的员工养成了按照阳历的日期、时间来安排作息，行使职责，履行合同的习惯。此外，由于斋堂镇在各个时代都是当地行政管理机构的所在地，因此，这些机构当然也都有自己的办公时间和严格的管理制度。不仅如此，镇内的所有商店、饭馆、澡堂等服务及娱乐设施也都到点营业，定时关门；学校的学生就更是上下课有钟点，寒暑假有日期；就连家庭妇女、学生家长也要按照这些相关的时间操持家务，接送孩子，并为他们和上班的人准备饭菜。因此，可以说住在镇上的人遵守的是“社会时间”观念。

与此相比，川底下村的村民们则完全不同，那种自古以来就形成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节奏直到以农业为主的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基本都没有太大改变。在这个漫长的岁月中，村民们是按照古人所说的“气变悟时易”，即根据天气变化察觉季节更替，过的是春播秋收，晴耕雨歇的日子；在当时的川底下村的村民们的心中，没有斋堂镇居民早已习惯了的“8小时工作制”，“七天一个星期”等这样的生活节奏。这些都表明，在过去很长的一段年代里，川底下村的村民们所遵守的是“自然时间”的观念。

2. 用语差异

在以种地为生的年代，斋堂镇的居民表达时间的用语往往比川底下村的村民们精确得多，例如表述时间长度的时候，镇上的人会说“从几点几分到几点几分”，可是川底下村的村民们则说“耨一垄地的工夫”、“抽一袋烟的工

夫”、“烧一柱香的工夫”、“吃一顿饭的工夫”等，说得十分笼统含糊。

3. 计时用具差异

镇上主要依靠钟表之类的计时用具，而川底下村在各家各户单干的时代只能看“日头”决定出工收工；农业合作化之后，由于变为全村集体下地干活，因此，早上听钟声出家门，到了田间地头后，休息抽烟、吃中午饭、收工回村则要听队长吹哨。

4. 年节差异

在“农民以农为主”的年代，川底下村的村民们只能靠天吃饭，生产方式使他们习惯于使用农历，而不太习惯使用阳历来表述时令的变化，带有浓厚的自然色彩。从那个年代过来的村民如今都已是60、70岁的老人，他们都知道“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和六九河边看杨柳，七九冰开，八九雁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清明前后，下地种豆”、“热在三伏，冷在三九”以及“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等许多诸如此类的农时谚语。可是，在这个年龄层的老人中，却有好几位不知道阳历的5月4日是中国青年节。虽然村民们都知道三八妇女节、六一儿童节、七一建党纪念日、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一月一日元旦这些节日，但是绝不会像斋堂镇上的机关、学校那样，在这些节日来临时举办一些庆祝活动，更不会放假休息。村民们只重视与自然节气有密切关系的民俗节日，例如春节吃团圆饺子、正月十五吃元宵、农历二月二日吃龙须面、立春吃春饼、清明节上坟祭祖、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吃月饼、农历十二月八日喝腊八粥等。因此，斋堂镇与川底下村的年节差异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即前者是法定国家节日和季节民俗节日都过，后者是只过季节民俗节日。

III. 关于川底下村时间民俗的新现象

经过千余年的挖掘,自20世纪末起,斋堂镇的“黑白”两矿已出现矿层变薄、瓦斯增多、生产事故频发、矿产品质量低劣等诸多问题。针对这种情况,北京市市政府自1999年以来多次下达文件命令关闭不合理煤矿³,于2003年明确指示门头沟区政府必须关闭不能保证安全生产的矿井⁴,于2007年进一步提出到2010年北京市将关闭所有的小煤矿,并通过北京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向门头沟区政府提出今后的发展规划应是将该区建设成为生态涵养区的指示⁵。因此,门头沟区政府决定将原来的支柱产业从矿产开发转向生态旅游开发,并邀请有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就资源枯竭型地区如何实现产业转型进行了专题研究⁶。

在上述背景下,斋堂镇及川底下村的原有产业结构分别进行了全面彻底的调整,从此走上了发展旅游业的道路。这一变化使川底下村的时间民俗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具体情况如下所述。

1. 新的时间观念

川底下村以明清古建筑闻名,于2003年被国家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评为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成为斋堂镇发展乡村旅游业的一块金招牌,吸引了大量的游客,这使该村92%的家庭都介入到旅游业的商业活动之中⁷。村民们已不再完全按照农历算节气,更多的是按照阳历算几月几号是周末,或者是什么节日,预测哪些日子可能会有较多的游客到村里观光;到了旅游旺季,许多农家客栈都感到人手紧张,不得不雇用外来的服务员帮忙,而旺季过后,在为这些服务员结帐时,他们则会看着日历数日子计算酬金等。这些不但改变了村民们计算时间的方法,同时也改变了他们的时间观念,村民们终于明白了“时间就是金钱”的道理。在人民公社的年代,每年冬季村民们在村部干部的带领下一“农闲不闲,挖渠修田”,其实并没有太

高的积极性,常常是“出工不出力”。可是现在到了旅游淡季,据村干部介绍:“业闲人不闲,培训导游员”,从事导游工作的年轻人都积极参加培训班,培训班不上课的时候,有的人在家背诵导游词,有的人到村里各个景点去现场背诵导游词等;而那些不做导游的村民们,到了旅游淡季也是“业闲人不闲,进城去挣钱”,用村民们的话说:“没人跟钱有仇”,意思是说,谁都想利用冬闲季节多挣些钱。

过去,在中国农村流行“农闲农闲,自家团圆”、“人农闲,蛇冬眠”、“农闲仨月,炕头闷睡”等谚语,充分表达了过去农民对时间价值的认识;而乡村旅游业兴起后不久,这些谚语就很少再被提起。

2. 新的时间知识

乡村旅游业的兴起不仅给川底下村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收入,而且也带来了与时间有关的新知识。例如圣诞节、情人节、父亲节、母亲节等被村民们称作“洋节”的外国节日;国际爱牙日、国际爱眼日、国际节能年、国际卫生年等由联合国相关机构组织的全球性的年度活动;……川底下村的村民们虽然不过这些“洋节”,对他们来说,国际机构组织的那些年度活动就更是遥不可及的事情,但是,这些毕竟开阔了村民们的眼界,增加了他们在时间方面的新知识。笔者认为,不在于村民们是否过这些“洋节”,也不在于是否能够参与这些国际年度活动,重要的是,这些进入村民们大脑里的时间新知识,将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村民们的思想观念,使他们逐步接受一些现代国际上流行的文化理念。例如每天来村里的垃圾车,为了招呼村民们倒垃圾,所播发的音乐竟然是圣诞节的经典乐曲《铃儿响叮当》,这使一些来川底下村参观的外国人感到奇怪,等弄明白是什么意思时,不禁哑然失笑。虽然村中存在令外人感到不协调的地方,但可以看到,“洋节”、“国际年”这类概念在乡村的出现对于缩小城乡之间在精神领域的差距来说,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3. 新的时间节奏

要开展乡村旅游业就必须按照相关部门的要求整治村容村貌，并根据游客的要求调整村民们的生活习惯，这些都势必给村民们旧有的生产及生活方式带来很大冲击。其中最大的冲击莫过于打乱了村民们长期固有的生活节奏，请看以下事例：

例 1：为满足游客的餐饮需求，村民们需要经常从到村里来卖货物的商贩手中购买一些自家不能生产的瓜果蔬菜，鸡鸭鱼肉等（图 1、图 2）。这些商贩按照夏季 5 点半、冬季 7 点半的时间到达村中，这就彻底改变了村民们过去那种“清晨公鸡叫头遍，背筐拾粪出门转”的生活习惯。不仅起床后的工作不再是“背筐拾粪”，而是忙着打扫庭院，为客人准备早饭，就连催人起床的“物件”也由“公鸡打鸣”改成了家里的闹钟。



图 1 卖肉商贩



图 2 卖菜商贩

例 2：大批游客的到来使川底下村的垃圾迅速增多，这就需要专用汽车到村里把各家清理的垃圾及时运出村外。平时垃圾车一天来

一次，时间为每天下午 5、6 点钟，而旅游旺季及周末则为一天两次，即除下午 5、6 点钟外，早上 7、8 点钟再增加一次。村民们知道，只有通过给前来食宿的游客留下清洁卫生的良好印象，才能使自家的客栈吸引更多的“回头客”，从而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所以，每家无形中养成了时间规律，都努力在垃圾车进村前半小时清扫厨房、院落，以便垃圾车一到就能立即把脏东西全部倒掉。

例 3：109 国道的竣工给来川底下村旅游的人们带来了极大的方便，特别是 929 支公交车的通车，不仅吸引了北京市内的市民前来川底下村休闲度假，而且也极大方便了村民们前往镇上及城里办事、购物。但是，因为这条路线属于长途，所以公交车每天只往返两次，从川底下村返回城里的时间分别为 10 点 30 分及 15 点 30 分。村民们牢记这两个发车时间，不仅提醒那些想要乘车回城的客人别错过时间，而且如果自家有事要进城，那就更要按照这个时间安排家务。可以说，929 支公交车从川底下村发车的时间已然成为许多家庭的“工作时刻表”。

例 4：领取养老金的老人，不知不觉地养成了按照阳历计算日子的习惯。这是因为随着村里旅游业的繁荣发展，不仅大幅度提高了村民们的生活水平，而且村委会也具备了更好地赡养老人的经济条件。因此，村委会决定每个月向年满 60 周岁至 75 周岁的老人每人发放 100 元的生活补助费，超过 75 周岁的则发放 200 元。每到发放养老金的日子，村干部便通过村里的广播通知老人们领取。这个令老人们高兴的日子说的是阳历的日期，于是老人们也就养成了按照阳历盼发钱的习惯。

4. 新的民俗特征

笔者在川底下村进行田野调查中发现，该村在乡村旅游业兴起之后产生出一些从未有过的民俗特征，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时间民俗的多样性这一特征。如前所述，在人民公社时期，

川底下村依靠农业维持生计，各家各户都按二十四节气这个“自然时间”的观念安排全年的生产及生活，也就是说全村上下一年到头遵守的是同一个时间节奏。但是，这种状况随着乡村旅游业的兴起被彻底打乱，在这个 29 户人家的小村庄中，在时间观念和时间的节奏方面呈现出多样性，其表现在以下 4 个方面：

(1) 时间观念的多样性

或是因为农家客栈在村内的地理位置优越，或是因为回头客多等原因，有很多游客会提前向这些农家客栈打来电话预订食宿。但是，由于没有像城里人那样使用记事本的习惯，为保证游客到来后都能有吃有住，客栈主人必须依靠记忆准确地记住游客预订食宿的日期及住宿天数，从而养成了严格遵守时间的习惯。与此相比，那些经营得不太成功的客栈则不同，往往是在村里的游客过多，食宿安排不下的时候，由村委会或亲戚把游客介绍或分派过来，因此这样的农家客栈一般当天才能知晓有无游客前来食宿，没有必要提前记住日期及人数，因而时间观念就相对比较淡薄。而那些在身体或年龄方面没有条件经营客栈的村民们的生活节奏则更为缓慢，起居随意，时间观念淡薄。当然，时间观念的多样性还表现在前文中提到的对时间价值的认识等诸多方面，在此仅举上述一例。

(2) 计时用具的多样性

在单纯计算时间时，川底下村的村民们既有用手表的，也有用手机的，还有用挂钟的。而在计算年月日时，则既有用挂历的，也有用台历的，还有用手机的。

(3) 时间和日期标志的多样性

在同一个计时用具上有多种对时间和日期的标志。例如许多村民家的挂历上既有阴历又有阳历，同时还标示着黄历，这既方便了初一、十五去村中寺庙上香的村民们，也为村民们提供了进行修建房屋，婚丧嫁娶等事务的最佳时机；有的村民家中的挂历上还注释着某一属相的人在此月的运势如何，并有英文译文以及对

中国人属相的英文说明；许多村民家中墙上挂的电子钟的表盘上既显示时间，又显示阳历日期和阴历日期（图 3）。



图 3 村民家中的电子钟

(4) 内外节日的多样性

川底下村存在着两套节日系统，一套是民俗节日，另一套是法定节日。在民俗节日中，有的是可以和游客共享的，最有代表性的是春节。节日期间，特意从城里到川底下村来感受乡村春节气氛的游客与川底下村的村民们一块放鞭炮，一起玩“转灯”⁸，不分宾主，大家共同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之中。但是，有的民俗节日则只能由川底下村的村民们自己单过，最有代表性的是清明节。对川底下村的村民们来说，清明节比春节更重要，所以不论是长期在外打工的，还是上学的、从商的，春节可以不回村过年，但是清明节时一定会回村上坟祭祖。而国家法定的节日，川底下村的村民们是不过的，这是因为法定节日时会有大量来村参观的游客，此时正是经营农家乐的时机，村民们忙都忙不过来，怎么可能在节日时休息呢？如果说民俗节日与法定节日是中国乡村普遍存在的现象，那么在这两套节日系统上所表现出来的内外有别的多样性，就只能属于像川底下村这类乡村旅游文化村才有的特殊现象了。笔者认为，尽管 2007 年 11 月 9 日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向社会公布的《国家法定节假日调整方案》拟将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增设为国家法定节假日，但是川底下村内外节日的多样性并不会因此而改变。

IV. 在该村的时间民俗中依然存在的旧俗

除前文提到的川底下村的村民们有时按照阴历办事，只过民俗节日等一些传统的时间观念外，村中至今依然还存在着一些与传统的时间观念有关的习俗。例如村民们非常重视时辰，相信一个人出生的时辰不仅将主宰他（她）终生的命运，而且直到他（她）过世下葬时都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时辰；在盖房子时，上梁时间必须在中午 12 点进行；结婚时，根据当地的习俗，必须在天亮前将新娘娶进村里，并在上午 10 点举行结婚典礼，如果新娘或者男方是二婚，那么迎娶及典礼等一切有关事项则必须都安排在下午进行。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在该村中与时辰有关的一些传统习俗并没有因为乡村旅游业的兴起而发生改变。

V. 结束语

本文从乡村旅游业的兴起给川底下村的时间民俗带来的改变这一角度进行了上述研究，从中笔者得出以下 2 点认识：

1. 在前文“III. 关于川底下村时间民俗的新现象”中提到的诸多现象标志着时代的发展。例如每天按时倒垃圾，冬季不再“农闲仨月，炕头闷睡”等习俗的改变，表明村庄比以前整洁了，村民们生活内容丰富了；时间制度的多样性和内外节日的多样性，表明村民们在市场经济中有了灵活多样的经营能力；计时用具的多样性，表明村民们的物质生活丰富起来了。可以说，这些对建设小康社会，对缩小城乡差别具有积极的作用。

2. 村中依然存在一些传统的时间观念，这恰恰说明了其存在证实了文化学所主张的“凡不具有稳定性的文化现象，就不成其为传统”的观点。笔者认为，时间民俗尤其是这样，中国人使用的阴历是根据月亮，露水，雨雪，风霜等与自然环境有着极其密切关系的外部世界的变化而制定的，例如“立了冬，拔大葱”，

即一立冬就要立刻将大葱从地里收回家中；到了春节或清明节，村民们都会回乡团聚，上坟祭祖，这些都说明了尽管大多数的村民们已改为从事旅游业，但也不能使他们废除阴历及其由此而来的一些习俗。

注释*

¹ 北京中盾安全技术开发公司，工程师。本研究得到“2007 年度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青年研究人员研究资助项目”的资助。

² 周星，《关于“时间”的民俗与文化》，西北民族研究，2005 年第 2 期，第 122 页~第 139 页。

³ 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关闭非法和布局不合理煤矿有关部门的通知》，1999 年 1 月 13 日，

<http://www.chinalawedu.com/falvfagui/fg22016/59327.shtml>.

⁴ 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2003 年 8 月 7 日，

<http://www.chinaacc.com/new/63/74/117/2006/2/ma44134551571422600226455-0.htm>.

⁵ 北京市人民政府，《到 2010 年将彻底杜绝小煤矿》，2007 年 5 月 23 日，

<http://www.sina.net/zy/2007-05-23/323408.shtml>.

⁶ 项目名称：北京市门头沟区产业转型与旅游业路径选择；项目承担单位：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数据库综合管理信息系统、社科规划项目管理信息系统；项目负责人：林越英；立项时间：2007 年 1 月 25 日；更新日期：2007 年 3 月 14 日，

<http://www.bjpopss.gov.cn/xxgl/xmk/1849.htm>.

⁷ 此数据出自川底下村村民委员会 2007 年度的统计。

⁸ 笔者注：该村特有的一种春节游戏。

*参考文献

- [1] 周星,《时间的民俗》,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
- [2] 周星,《中国:时间观念与时间制度多样化的国度》,中国民俗学会编《节日文化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6.
- [3] 宗晓莲,《旅游开发与文化变迁——以云南省丽江市纳西族文化为例》,中国旅游出版社,2006年
- [4] 北京市门头沟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门头沟区民俗协会合编,《京西民俗》,香港银河出版社,2001年.
- [5] 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政府编,《皇都古镇斋堂》,天津大学出版社,2006年.
- [6] 谭烈飞主编,《北京方志提要》,中国书店,2006年.
- [7] 萧放,《岁时记传统与中国人的岁时观念》,电子稿,2006年.
- [8] 萧放,《〈荆楚岁时记〉研究:兼论传统中国民众生活中的时间观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